

趙  
淑  
俠

納蘭  
淒情



# 淒情納蘭

趙淑俠 著

釀小說03 PG0833



## 淒情納蘭

---

作 者 趙淑俠  
責任編輯 蔡曉雯  
圖文排版 邱瀨誼  
封面設計 陳佩蓉

---

出版策劃 釀出版  
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 
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  
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  
http://www.showwe.com.tw

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【松江門市】  
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 
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
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：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  
國家網路書店：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

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 
總 經 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 
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  
電話：+886-2-2268-3489 傳真：+886-2-2269-6560  
博訊書網：http://www.booknews.com.tw

---

出版日期 2013年1月 BOD一版  
定 價 35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（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）  
Copyright © 2013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  
All Rights Reserved

**Printed in Taiwan**



# 淒情納蘭

趙淑俠 著



## 自序

納蘭性德字容若，想以他為主角寫一本傳記性的小說，是很早的心願。我本人一半滿族血統：母親出身於松花江流域的葉赫族正黃旗。我雖沒受過母親那樣的滿族高貴人家的文化教育，沒有琴棋書畫方面的造詣，但也讀過一些滿族的歷史，早就知道清朝近三百年間，最著名的大作家是納蘭容若和曹雪芹。曹雪芹無疑是中華文學史上，一位最光輝璀璨的小說家。納蘭容若號稱「詩人」，其實他是以「詞」聞名於世。清代寫詩的人也不少，只是整個水平遠遜於唐詩。但「詞」的成就便不同了。滿人統治的清朝，反而非常流行寫詞，名家倍出，水準亦高，被稱做「詞的中興時代」。

容若天資穎異，兩歲識字，四歲騎馬，七歲能射箭，好學成性讀書又過目不忘，十三歲通六藝會詩文，自童年時代就被認為是個天才。他的文學路走得也順遂。二十四歲先出《側帽集》後出《飲水詞》，造成「家家爭唱飲水詞」的局面。與年長他三十來歲的朱彝尊、陳維嵩，併稱之為「詞家三絕」。

容若一生情路坎坷，死時不滿三十一歲，距今已三百二十四年。經過漫長時序的篩選，目前見到的納蘭詞總共三百四十八首。這些詞作一直得到很高的評價。清末梁啟超曾說：「容若小詞，直追後

主。」把他與南唐後主李煜並論。王國維對納蘭性德更是欣賞，在《人間詞話》中道：「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，此由初入中原，未染漢人風氣，故能真切如此。自北宋以來，一人而已。」當代學者也認為納蘭容若的詞獨樹一格，成就斐然，是五代李煜、北宋晏幾道以來的一位傑出名家。

納蘭容若的作品，像「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逾關那畔行，夜深千帳燈。風一更，雪一更，聒碎鄉心夢不成，故園無此聲。」之類的經典詞句，我做初中學生時就會背誦。至於他的家世生平，也絕不陌生。照說，應該很容易的就能寫出一部關於納蘭氏傳記體的小說。但我覺得遠遠不夠。小說本是創作，可真可假，但若用了某真人的名字，就應注重史實，不能隨心所欲的任意編排。

小山般的一堆書，像個陷阱，我一頭鑽進去便「穿越」到納蘭容若的時代：那時的社會生活，政治、皇室和一些納蘭容若的作品以及記載他身世的直接或間接的文字。一大堆紙片子讓我足足看了八個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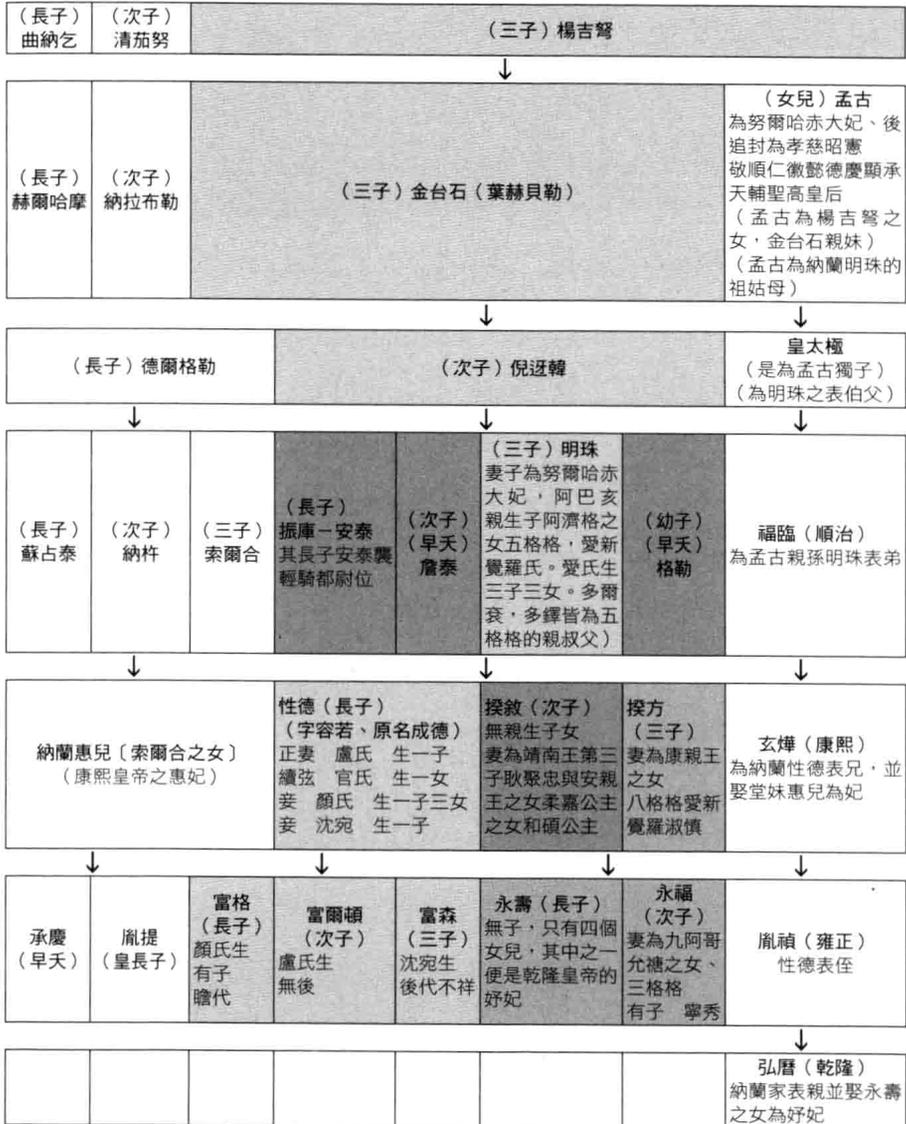
用一年時間寫完《淒情納蘭》。二〇〇九年在大陸發行問世，屬當年的暢銷書。讀者們紛紛在網上抒懷，至性的肺腑美文令我感動。其中不少人對八十闋容若詞，巧妙的嵌入小說中，表示激賞。迴響的熱烈出我意料。

簡體字版獲得佳績固然是好，但繁體字版對我更為重要：我究竟是用繁體中文字創作的作家。感謝秀威出版社的蔡曉雯女士，熱心推動《淒情納蘭》的繁體字版與讀者見面。希望這本被認為內容淒美充實，忠於歷史的傳記體小說，也能像在大陸上一樣，受到讀者的喜愛。

## 納蘭家族世系及人物關係表

納蘭家族源自海西女真葉赫部世代為汗王：

泰唐柱





## 1



母親曾這樣對明珠說：「你是誰？是納蘭氏，葉赫國主的嫡親子孫，是葉赫族人的太陽，多少隻眼在看著你。人要做得正才行得穩。無論順逆，都要穩住自己，不要亂了腳步。」

明珠曾謹記母訓做人行事。但官場有時會像一個流行瘟疫的疫區，原本健康的人亦會被傳染。到晚年受挫時，他才看出，雖然官已做到頂尖，實有愧為葉赫國主的嫡孫，更不是是葉赫族的太陽。是負了母親教誨的兒子。

整個大清朝的臣民，沒人不说皇太后是世上最讓人佩服的女性，明珠當然也如此說，可他在心裡最敬佩的是自己的母親。母親沒讀過漢人的聖賢書，對世事的觀察分析卻往往比書本上的話更明白透剔。可母親只是繼母，親生母親在他六歲時就過世了。繼母是親母的妹妹，都是墨爾齊氏。

外祖父墨爾齊和祖父金台石是自幼的把兄弟。祖父身為葉赫國主，連年東征西討，他這把弟永遠相隨。

墨爾齊中年喪妻未再娶，家裡的一切：管理大莊院和僕傭奴才，成群的牛羊馬匹，內外財物來往，教育弟妹，皆由乳名「四妹」的四女兒做主操持。三個姐姐都嫁了，弟弟和兩個妹妹也都訂了

親，只有四妹，彷彿要守獨身一輩子。

母親從不諱言，父親尼迓韓與她成婚時十分勉強，嫌這位「四妹」個頭不高，皮膚也不夠白，比花容月貌的亡妻差得太遠。而且已經二十三歲，背後被人稱做老姑娘。一般滿洲女孩在十五六的年紀就出閣了。

他倪迓韓實在丟不起顏面，無法接受。

伯父德爾格勒搖頭嘆息，指著父親的鼻子大聲訓斥：「你沒心腸。想來思去全是你自己。為甚麼不想想，咱們怎麼從松花江流域跑到盛京來？葉赫亡了，阿瑪死了。現在家裡人丁越來越單薄。你嫂子成年病病歪歪，你福晉一走，你的兒子振庫和明珠沒人管。我看四妹性情好，人也能幹。雖說今天的納蘭家是在別人屋簷下討日子，可在葉赫鄉親的眼中，金台石的兒子永遠是天上的太陽。咱們活得沉鬱，幾十萬葉赫人跟著淒涼。」

每提起葉赫的淪亡，兄弟兩人便心如刀絞。

那些年戰爭像似永遠不醒的噩夢，一直在進行，曾經強大過的古老葉赫，終於陷入劣勢。努爾哈赤節節進逼，帶著他兒子皇太極在城外叫戰招降：「你降，能保住你們所有葉赫人的生命財產。不降也絕不會饒你們。」皇太極用長刀指著城門樓上的金台石。

金台石哈哈大笑了兩聲，輕蔑的道：「你們當然不會饒我，不說我也知道。你們沒有心，心讓狼吃了。哼！一個是妹夫，一個是外甥，搶我的地方還要我的命。真狠毒哇！」

「你狠毒在先，為甚麼我父汗派車去接我外婆你拒絕，害得我額娘臨終都合不上眼！」皇太極吼

哮出心中的最痛。

關於這一點，皇太極始終不能釋懷。

說愛新覺羅家與葉赫族是世仇，可另一方面又刻意的製造親密關係。舅父金台石一方面與父汗努爾哈赤打打殺殺，另一方面卻把親妹孟古格格嫁給他做妃子。額娘孟古大妃貴為後宮第一主人，日子過得卻不快樂。他十一歲那年，母親病勢惡化，死前渴望見親娘一面。父汗派車子去接，金台石竟斷然拒絕。額娘出嫁十八年，就沒再看過娘家人。每想到這一段，皇太極心裡總像塞了點甚麼，悶悶的。愛額娘超過一切，他畢竟是她唯一的兒子。

「不要跟他嘮叨了，攻城。」皇太極聽到努爾哈赤斷然下令。

征戰廝殺結束，破城之際，勇猛不可一世的金台石在城樓上高舉火炬。

尼迺韓和哥哥德爾格勒跪在城下哭喊：「阿瑪，不要，不要……」

「兒子，不要哭，不要忘記你們是納蘭家的男子。帶著葉赫人去歸順你姑父吧！努爾哈赤，如果你不善待葉赫臣民，你就是混蛋。老天不會饒你。就算葉赫只剩下一個女人，也要滅掉你們愛新覺羅。」金台石在熊熊烈火中仰天長嘯，高聲嘶叫：「老天，為甚要滅葉赫？你不公平！」

努爾哈赤向火光中的人高聲喊道：「納蘭金台石，你放心，我會善待他們。」

與金台石一起作戰的將領全部自盡。

年輕的德爾格勒和尼迺韓，帶領大批葉赫人民投奔努爾哈赤，從原世居的長白山腳下的松花江

畔，遷到愛新覺羅的地盤建州，敵對狀況才算結束。

葉赫族的臣民都心知肚明，雙方的廝殺征戰是結束了，可心裡的疙瘩還硬硬的堵在那兒。金台石臨終前吶喊的那句話：「就算葉赫只剩下一個女人，也要滅掉你們愛新覺羅。」像一根刺，扎在每個愛新覺羅人的心上，何況對打幾十年，怎可能說忘就忘。

葉赫人都懂得低頭過日子：不炫耀財富，沉默少言，尤其避談時政大事。

論親情，大金部落的大可汗努爾哈赤是德爾格勒和尼迺韓的親姑父，但他們從未主動去登門造訪過。

大汗過世後表兄皇太極即位，繼續東伐西討，統一了山海關外的所有部落，改國號大清，當了皇帝。

坐在龍椅上的親戚誰敢去認，兄弟倆私底下說：「咱們就學老鼠那樣，把自己藏起來吧！」

想不到的是，皇太極登位沒幾天，宮裡就來人把他兄弟二人傳了去。皇帝表兄無限威嚴，語言和態度卻顯出情意：「朕的額娘只生朕一個。外祖家的親人也就你們兄弟倆。咱們是親人，有難處來宮裡說，不要見外。」

兄弟倆從未去求過甚麼。建州赫圖阿拉城南門的寬敞住宅和兩人的軍職，都是皇帝表兄主動安排賞賜的。可嘆的是，這位有情有義的表兄，在位僅僅八年就崩駕，留給納蘭家的是無盡的哀思和失望。

即位的是皇太極的第九個兒子，六歲的福臨。當然也是親戚，皇帝的親表叔，還不夠親嗎？令人膽寒的是多爾袞做了攝政王。

聽到爭奪皇位的傳言，他們曾暗中希望皇長子豪格繼承王位，他對親祖母的娘家人總不會歧視吧！可偏偏和碩睿親王多爾袞主掌朝綱。多爾袞與皇太極之間的恩怨盡人皆知，當初阿濟格、多爾袞、多鐸三兄弟的生母阿巴亥大妃，是因受了皇太極的逼迫，才為努爾哈赤大汗殉葬喪命的。如今多爾袞手握生殺大權，對弑母仇人的親屬怎會手軟。他們真的為此憂慮。

回想起這一切，倪迓韓終於說：「哥想得對，我娶四妹就是了。」

新進門的母親在婆家的稱號和死去的母親一樣，也是墨爾齊氏。

墨爾齊氏進門，德爾格勒夫婦認為從此家有棟樑，足可安心，將整個責任和權柄都交給了她。一如在娘家，是掌管莊園的第一把手。

墨爾齊氏的新郎尼迓韓態度並不熱烈，客氣得像對待一個客人。

振庫態度友善，家裡多出個人對他並無任何影響，雖然這個人是他要叫額娘的繼母。如今他的全部心思都在表妹塔珍身上，他們自幼訂親，有空就蜜糖似的黏在一處。父親叫他帶上弟弟明珠，推辭又不行，苦不堪言。現在總算熬出頭，來了個願意帶弟弟的人。

他注意到，繼母來家後，明珠那張蒼白的小臉變得紅潤，恢復了昔日的頑皮，也會出聲的哈哈大笑。

明珠對墨爾齊氏的到來，只能用興奮來形容。以前和「四姨娘」見過幾次，並不熱絡。可現在不同了，姨娘變成了額娘。

隨著新額娘的進門，明珠一下子變得重要了似的。上街、到親友家串門子，額娘都帶著他，不能

帶的地方也會先給安排好，叫他唸書、習字，或是練武。還囑咐傭人，哪個時辰給他預備點甚麼吃食。額娘會講故事，特別是一些話本上的人物，甚麼「劉玄德三顧茅廬」、「關雲長千里走單騎」讓他聽得醉酒一般。額娘說人必須要讀書：「書讀多了自然會明白道理，明白道理才能做大事。」六七歲的孩子並未完全聽懂，不過他已感到她的溫暖和愛，與死去的親娘給他的一樣。

墨爾齊的真誠與善良感動了所有納蘭家的人，唯一不動如山的是她丈夫倪迓韓。他閒下來就拿出那枝從俄國人處買來的槍，卸開來裡裡外外的擦。他稱她為「四妹」，口氣淡淡的。連明珠都看出，阿瑪對新額娘不親熱。

就是四妹過門後的第一個冬天，倪迓韓帶幾個家丁去山林裡尋野味，歸家時唯獨少了他。

家丁們氣急敗壞的形容：遇到一隻約兩米高的黑熊，還聽到遠處傳來虎嘯：「小貝勒不聽勸，騎馬出了獵場。我們找不到他，只好回來了。」

德爾格勒沒聽完就把那說話的甩了一耳光，命大兒子蘇占泰帶著兵勇再去找：「活要見人死要見屍。」

答案仍是人屍皆遍尋不著。

大家都流起淚來，德爾格勒要宣佈倪迓韓的死訊。神情哀傷、沉默不語的墨爾齊突然發話：「不，不要宣佈。我帶人去找。」

她的話驚動了眾人。德爾格勒淒哀的看著她：「弟妹，你可知道長白山的黑熊多厲害麼？」

「聽說過。」

「我親眼見過。小時候阿瑪帶我去打獵，遇到黑熊跟老虎鬥，我們趕緊爬到樹上，把牠們看個清楚。那大熊足有幾百斤重，老虎都不是牠對手。那熊一巴掌打到虎背上，立時掉一大塊皮，鮮血淋淋。」

墨爾齊沒聽勸，領著一夥家丁，帶了獵犬、烈酒、乾糧、氈毯、火把、擴音的喇叭筒，就策馬入山。

她設定獵場四周可能達到的地方，命分頭搜索，用喇叭筒呼喊倪迓韓的名字。火光耀動的白皚皚的雪中，只響著一個聲音：「倪迓韓！」

墨爾齊彷彿聽到有人在呻吟，忙叫停止呼喊，讓她仔細聆聽。她斷定確實是有求救的召喚。大夥都振奮了，高舉火炬朝發聲的方向集中。倪迓韓伏在雪地上的身影終被發現。

墨爾齊命人用氈毯把倪迓韓全身裹住，餵了幾口烈酒，將他抬到自己的馬上，快速走出林區。倪迓韓已不能言語，僵硬的軀體彷彿隨時會從馬上摔下，墨爾齊必得使力扶持住他。

一群人提著心出了林區，只見半輪月亮正由迎面的山岡後升起。無雲晴空映著銀白色雪地，荒原莽野像被洗濯過，朦朧中看來好乾淨清爽。大家都倦了，人人緘默，周邊一片安詳，只聞馬蹄噠噠的響。

墨爾齊戴著羊皮套子的手，右持馬鞭，左手摟住她男人的腰，摟得很緊，想傳些溫熱給他寒冷的身體。

漸漸的有幾星稀疏的燈火若隱若現，人煙近了。墨爾齊懸著的心終於放下：「快到家了。」她欣悅的說。

這時，忽然有隻冰冷的手，鑽進羊皮手套，握住她的手。她微微驚了一下，接著就回握住他，只

覺心裡暖絲絲的。兩人一句話也沒說，就這樣在雪地裡，靜靜的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
德爾格勒和倪迓韓所擔心的情況並未發生。睿親王多爾袞的心裡沒存那些陳年爛穀子的舊事。

多爾袞認為倪迓韓立有軍功，賜給都騎尉的封號。把納蘭家算做皇親勳戚，讓他以姑母為太宗皇太極生母的身分，隨順治皇帝入關定居北京。還賜賞郊外土地三千餘頃，由他主持分配利用，可分給手下的葉赫旗民。另外還在離什剎海不遠處，賞了八十畝建地供造庭園。納蘭家在京的新宅院，就建在這塊地上。

明珠隨同母親和新婚的兄嫂，帶著三十多個男女下人到京時，房子還沒全蓋好。

那年他九歲，哥哥振庫十六。見庭院那麼大，有荷塘、假山和小橋，兄弟倆都興奮，說比盛京的宅子氣派有趣。特別是迴廊，硃紅色的欄杆，青綠色的琉璃瓦，悠長彎曲得像一條河，又像年畫上的八腳魚，就那麼巧妙的把幾個院落串連在一起。

院牆上有月洞門相通，明珠想一口氣跑到迴廊盡頭，卻總是沒到一半就累得趴在欄杆上：「阿瑪，京裡真好玩！」他快樂的說。

正在修剪花木的倪迓韓笑嘻嘻的看著著么兒：「小子，京裡好玩的事物多著哪！等阿瑪慢慢的帶你看。」

母親也說：「日子越過越興旺了呢！」她領著總管家桂昌，把主要的房間看了一遍，囑咐該怎麼佈置使用。